

La última noche en Tremore Beach

[西] 米克尔·圣地亚哥 著
Mikel Santiago

宋杨竹 译

午夜琴声

La última noche en Tremore Beach

THE LAST NIGHT AT TREMOR BEACH

by John Grisham

JOHN GRISHAM

午夜琴声

JOHN GRISHAM

La última noche en Tremore Beach

[西]米克尔·圣地亚哥 著
Mikel Santiago

宋杨竹 译

午夜琴声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午夜琴声
WUYE QIN SHENG

LA ÚLTIMA NOCHE EN TREMOR BEACH
Copyright © 2014 by Mikel Santiago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SalmaiaLit.,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20-2017-19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夜琴声 / （西）米克尔·圣地亚哥著；宋杨竹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598-0594-2

I. ①午… II. ①米…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西
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642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长沙县黄花镇黄垌村黄花工业园 3 号 邮政编码：410137）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1 字数：240 千字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我亲爱的父亲，
愿他在天国安息。

我曾经听说过“隧道”，它能将作家的思绪打开，让他们以难以置信而又身临其境的方式穿越到自己创作的故事情境中，走到他们塑造的角色身边。这种情况下，作家只需做故事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尽可能快地将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以求在隧道门关闭之前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会看着书中的角色，观察他们的表情，感受他们的情感，像一个间谍一样，将一切留给后人审读。

“隧道”之于作家正如“灵感”之于音乐家。对我来说，灵感是“从天上来的东西”。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它”来自上面，是一种启示。旋律是人人都可以理解，但鲜有人能够捕捉的东西。如果你把旋律描绘成一只难以捉摸的蝴蝶，我们音乐家的脑海里便有一面网，一面比别人更大、更精致的网。我们都怀着同一个目的，那便是捕捉那段短暂的旋律，聆听在我们耳旁不断回响的魔音，并抓住它。仿佛它是一件无价的古董，我们会

序

我曾经听说过“隧道”，它能够将作家的思绪打开，让他们以难以置信而又身临其境的方式穿越到自己创作的故事情境中，走到他们塑造的角色身边。这种情况下，作家只需做故事的观察者和记录者，尽可能快地将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以求在隧道门关闭之前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会看着书中的角色，观察他们的表情，感受他们的情感，像一个间谍一样，将一切留给后人审读。

“隧道”之于作家正如“灵感”之于音乐家。对我来说，灵感是“从天上来的东西”。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它”来自上面，是一种启示。旋律是人人可以理解，但鲜有人能够捕捉的东西。如果你把旋律描绘成一只难以捉摸的蝴蝶，我们音乐家的脑海里便有一面网，一面比别人更大、更精致的网。我们都怀着同一个目的，那便是捕捉那段短暂的旋律，聆听在我们耳旁不断回响的魔音，并抓住它。仿佛它是一件无价的古董，我们会尝

2003 年 2 月 8 日

第一部分

关于这场暴风雨，大“情报员”“魔鬼”一词来形容，已经反复强调好几天了。这对于圣内加尔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所以海岸电台每六分钟播报一次：

“请提前为发电机加满燃料，请注意四处乱飞的房瓦和被强风吹断的街灯。冷藏食物和茄汁桐豆罐头足够吗？也别忘了准备蜡烛和大柴哦！住在海岸附近的居民请固定好你们的船，如果可以的话请将帆船停入干船坞过夜。”

第二天早上，天气预报员说会有每小时 55 英里的大风，并建议在傍晚时分最好不要在公路上开车，还提醒居民为暴雨和内陆洪水做好准备。那些在海岸上的人们都做好了迎接末日降临的准备。

第二天一早便去克兰布朗镇办事，并买些应急物品。克兰布朗是方圆几英里内唯一的小镇。当你与外部世界的唯一连接通道是岩壁间的一条崎岖小路的时候，小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关于这场暴风雨,天气预报员用“魔鬼”一词来形容,已经反复强调好几天了。这对于多内加尔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所以海岸电台每六分钟播报一次:

“请提前为发电机加满燃料,请注意四处乱飞的房瓦和摇摇欲坠的街灯。冷藏食物和茄汁焗豆罐头足够吗?也别忘了准备蜡烛和火柴哦!住在海岸附近的居民请固定好你们的船,如果可以的话请将帆船停入干船坞过夜。”

当天早上,天气预报员说会有每小时 55 英里的大风,并建议在傍晚时分最好不要在公路上开车,还提醒居民为暴雨和内陆洪水做好准备。那些在海岸上的人们都做好了迎接末日降临的准备。

我一大早便去克兰布朗镇办事,并买些应急物品。克兰布朗是方圆几英里内唯一的小镇。当你与外部世界的唯一连接通道是岩壁间的一条崎岖小路的时候,小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今天早晨,我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将割草机拿到约翰·杜兰的店里维修。

“哈珀先生,你把窗户都封起来了吗?”看到我走进店里的时候,杜兰问我,“您住在特雷莫雷海滩,不是吗?今晚那边风暴会很大呢。”

杜兰是借这场迫近的风暴赚得盆满钵盈的人之一。在商店门的一侧,堆着两三米高的胶合板,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用磷光笔写的牌子:“请封好您的窗户!”

汽油发电机、蜡烛、天然气烤架和其他应急用品也有特殊折扣。看到周末在小镇短暂停留的游客们塞得满满的购物车,杜兰兴奋地搓手,“真遗憾。”——对他来说——离游客蜂拥而至的黄金时段还差一个月呢。

我回答说已经做好了,虽然我的窗户上一根木条都还没钉。里奥·柯根,我在海滩上唯一的邻居,同样什么也没做。他还劝我别做任何准备:“没那么严重的!”他是海滩上的老住户,直到那天,我一直对他深信不疑。但目睹了杜兰商店里“末日审判”的气氛,又想起我今早开车时看到被木条封得严严实实的房屋,我开始有点紧张了。

我将割草机推进里屋,并对修理工布莱登说,昨天我又把它(这个月第二次了)撞到藏在草坪中的化粪池的排水沟上了。

“一台全新的奥蒂斯·沃尔夫牌割草机被您用得伤痕累累。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排水沟旁放置一块金属板。”

我解释说房屋中介公司会负责处理的——如果他们真能在

一千年内行动的话——我问他割草机什么时候能修好。

“我们要换刀片,还要检查发动机,”布莱登说,“估计还要两三天样子。”

我记住日期后便出门散步,朝码头走去。从主街下来时,我看到钓鱼的人正在对自己的船采取保护措施,连卖报刊和香烟的小商店的老头儿切斯特都如此,他说,今晚要发生“大事”啦。

“您注意到已经没有海鸥了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我要的一份《爱尔兰时报》、一条万宝路和最新的畅销推理小说装进袋子里,“天空如此明净,也不见一只来捕食。它们是闻到暴风雨的味道,全都躲到内陆地区啦,现在说不定都在巴拉诺尔和月桂港的房顶上拉屎嘞,谁知道呢!如果您问我,我觉得今晚要有大风暴。自1951年来我还没见过哪次暴风雨来临之前有过像这样的天!那晚,拖拉机和羊群在田野上乱奔,商店的招牌,喏,就是您看到的那块,飞走了,后来我的表弟巴利在离这儿好几英里的邓洛伊的公路上捡到的。”

突然,我想起了我的邻居里奥,他坚持让我不用担心,说是除了恼人的沙子拍打玻璃和房瓦松动之外,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已经在海滩上住了三年。实际上即将到来的飓风也没有改变他的晚餐计划。两周前他就邀请我们今晚一起到他家共进晚餐,昨天他还打电话确认了一番。

“你觉得在世界末日出门理智吗?”我问他。

“喂!只有两英里地啊,皮特!”他带着一贯的乐观说道,“两英里地之内能发生什么呢?”

傍晚六点左右,我午觉醒来。乌云如一张长长的地毯悬在天空中。我窝在沙发里,透过客厅的大落地窗向外望去:远处的地平线上,巨大的积雨云铺开来,如地狱一般高,一望无垠,如千军万马势不可挡。暗黑的中心地带闪着电光,仿佛一场逼近大地的宏大的战争一触即发。

我起身,那本所谓的推理畅销书——前 50 页让我昏昏欲睡——滑落到客厅中央温暖的阿兹特克风格的地毯上。我随手捡起地板上的吉他,夹到坐垫之间。随后我走到窗前,打开巨大的推拉门来到外面。迎接我的是一阵咆哮的风,草坪和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像风铃般摇晃着,由一排白色木桩围起来的栅栏也在艰难地抵抗。远处的海滩上,沙砾被风卷成团团沙云侵蚀着海滩,同时一颗颗沙砾像松针一样抽打在我的脸上。

恐怖的暴风雨正一步步地接近海滩,我突然感觉自己像一只即将被巨怪吃掉的小虫。我有点后悔没买几块约翰·杜兰家的木条。见鬼!这真像怪兽即将吞噬海岸的场景。哎,皮特,你在想些什么呀?

我回到屋里,关上阳台的窗户。我还重重地捶了几下,使得本不太严实的窗户能紧紧地密封起来。冷静点,哈珀先生,这又不是世界末日。一边想着,我又上到二楼,挨个儿将朝北的窗户检查了一遍。

房屋的二楼有一间大主卧、一间标间(几周内将迎来它的首批客人——我的孩子们)和一个卫生间。房顶下还有一个小阁

楼,里面塞满了布满灰尘的箱子和旧行李箱。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爬上去确定天窗是否关牢,我还顺道准备了几支蜡烛,以防夜晚停电。

我拔掉所有的插线板,下到一楼。厨房只有一扇朝着大海的窗户,窗户是双层玻璃的,坚固如马的牙齿。从厨房走出去,我来到花园,把一对木椅子叠放在棚内。棚内放着房屋旧主人买的一些工具和木头,甚至还有一把小斧头,我曾用它劈过柴。我觉得自己极有可能会在某天用斧头砸到自己的手指,或者发生更糟糕的事,然后没有人会听到我的叫喊,我会独自一人因失血过多而死。

我关上棚屋,回到房内。此时的玻璃窗被大风吹得哐哐作响。该不会碎吧?还是别冒险了,我想。于是我从门厅后边找来搬家时用来包钢琴的一大块塑料布,将我的施坦威钢琴盖起来,以免玻璃碎后雨飘进客厅。盖好钢琴(长7英尺,重800磅)后,我松开轮子,把它推到离玻璃窗更远一些的一片干净的空地上,后面摆放着一些画框、乐谱、笔筒和小纸团。我合上苹果电脑,把它放到离窗户很远的书架的最高处。还有录音用的电子琴,我也这样做了。做完这些,我的客厅已经做好十足的准备迎接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暴雨了。雨滴已经开始敲打玻璃上,远处时不时传来阵阵雷鸣,但还看不见闪电的踪影。

突然,电话响了。

我跑过去接起来,听到了电话那头里奥的声音。

“晚上好,哈珀!我们要开始啰,你来吗?”

忙碌了大半天,我几乎忘了和里奥的约定。

“不好意思啊,里奥,我给忘记啦!”我边说边向阳台走去,“喂,你还认为我们不需要给窗户钉木条吗?”

他在电话里笑出了声,这使我平静了一些。

“杜兰用恐惧给你洗脑了对吧?他当然想这么做了。听着,皮特,除非陨石掉落,否则今晚你的窗户不会碎的。但是你得在那一大片乌云到达海岸前赶过来,据说待会儿会有很多闪电。”

我跟他说明我会十分钟内赶到。挂掉电话后,我暗自嘲笑了一下自己的恐惧。你不是想住在海滩上吗?城市乡巴佬!

我走上楼,洗了个热水澡赶走困顿。从镇上回来后,整个下午我都在睡觉。昨晚我一整晚没合眼,这得怪睡前接到我的经纪人帕特·邓巴的那通电话,让我辗转反侧。

帕特 56 岁,体型肥胖,心脏病的潜在患者。他离过婚,后与一位 21 岁的俄罗斯苗条女人再婚。现如今定居伦敦,每年到地中海海边的豪华别墅住几个月。烟不如过去抽得厉害了,但是喝酒还是一如既往的多。我们的关系像父子一样,只是,我是(或至少曾经是)能产生 20% 佣金的儿子。

“我在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颁奖礼上见到亚历山大·威尔士了,”在以一句非常有礼貌的“你在荒漠中过得还好吗”作为开场白后,他说,“我们谈到了你。我想知道既然你最近有空,你在做些什么。他们在录制《海盗德雷克》的新系列。好吧,他只被西班牙人当作海盗,在英国他可是英雄般的人物。是关于船和战争的……”

“我知道弗朗西斯·德雷克。”我说，心里一紧。我知道帕特要说什么了。

“嗯，非常好。那我可以略过历史背景了。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呀？他们在找作曲家，就在一个月之内。我跟他说我会来问问你。你可以去伦敦跟他见一面吗……下周如何？”

我想这是不可避免的。帕特是我的经纪人，不是我母亲。

“难道你觉得他会问有关你的健康的问题吗？”他又补了一句。

“帕特，你知道的，”我回答，“我有其他事要做——至少要做到九月，我不能半途而废。”

他停顿了一下。凭我对他多年的了解，他现在一定在对着空气无声重复我的话，脸上做着混账的表情。

“我可没让你半途而废啊，皮特！”他试图缓和对话，“我尊重你的决定。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不是吗？我只是想让你偶尔回归一下现实，在某个周末能从你佛教徒般的修行中跳出来，换上西服，与威尔士和他的制作人喝杯咖啡。他们会跟你聊他们的想法。我最了解你了，你只需五分钟的谈话，就能把你的主要思路写在餐巾纸上。怎么样？”

这就是帕特·邓巴，我想，真是心理学天才，总是试图极力劝说。

“我必须忠于我自己的工作，帕特。与亚历山大·威尔士见面无异于应下又一桩活儿，如果我不是完完全全自愿的，于你于我都不好。再说，我手头已经有一桩活儿了。”

“你有吗？”他问我，“你确定吗？”

“你想说什么？”我有些恼了。

“是的，我知道了，你自己的事。”帕特说，“一张‘实验碟’。11个月以来我对外界都是这么说的，‘他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空间’。11个月，年轻人。你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吗？我拒绝了……”

“我知道，帕特。你已经给我列过很多次啦：两个六位数的电子游戏项目，一部电影，总共有三个。”

“请允许我说几句你不爱听的。人们开始忘记你了。你正在给外界一种飘忽不定的奇怪感觉，如一场瘟疫，糟蹋自己的名声。无论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金球奖和奥斯卡提名再怎么给你增光添彩，你仍不是艾夫曼，也不是威廉姆斯，或者季默，对吗？很抱歉跟你说这种浑话，但是我认为你需要有人来点醒你，别再如此荒唐下去了。”

好的，这就是我等了很久的导火索——终于等到了——超越了帕特·邓巴的忍耐极限。

他说完后，停顿了几秒。我们两个都换了口气。

“你看，皮特……我们知道你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好吧。我也离婚了。我知道这很难熬。克莱姆给你沉重一击，你对所有人都气汹汹的。但是你得自己拯救自己。”

“我确实在尝试这么做，帕特。”我说。

“躲着全世界吗？”

“我没躲，只是需要静一静。”远离一切事物，也远离你——我